

A colorful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dramatic scene. In the foreground, a man with a beard and a blue and red robe is crouching, looking up with a shocked expression. He holds a sword in his right hand. In the background, a woman in a white and red dress with red polka dots is floating or falling through the air.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green and yellow, suggesting a landscape or a sky.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but with vibrant colors.

鋒鏑情潮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4

鋒鏑情潮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④



十九 临危深情

一行人在大厅落坐，除了四妹和主人客套外，其余八女皆含笑侧坐，极有教养地低首无言。

仆人献上香茗，金刀桑爷掀着白须发话了：“佟姑娘既是北方人氏，万里迢迢芳驾光临九江寒舍，真是为银剑白龙冷老弟台助拳而来么？”

红衣四妹含笑点头道：“敝姐妹在南京邀游，接获冷大侠传来柬帖，着晚辈速至九江府助拳，十万火急。可是……”

话未完，老家伙抢着说：“佟姑娘，冷老弟在九江府城设了三处联络站，而老朽这儿却非传信所在，姑娘如何会找来的？”

红衣四妹顾左右而言他，说：“老前辈，冷大侠目下何在？”

“他已跟随他的恩师青城炼气士，午前在桑落洲乘船下航，至雷池催促大蛟翻江神蛟速至，桑落洲会合，因传信已数天，还未见翻江神蛟大寨主前来。佟姑娘，请问姑娘是如何获知老朽的住所的？”

华山紫凤一听银剑白龙不在，大失所望，举秀目向红衣四妹看去，红衣四妹正向她送来一道神秘的眼波。她得到四

妹的暗示，开始伸手到腰带上抽取绣帕揩拭嘴角，在她抽罗帕的刹那间，小指一挑，腰带上一个三角形的锦绣香囊，开始散发出一阵奇香的无色气体。原来她小指所挑处，正是香囊上端的一个小软塞，囊中藏了一个小铜管，塞除便散出了无形的毒烟。

红衣四妹明媚地一笑，往下说：“这并非奇事，乃是从九江府三处联络站得来的消息。”

“怪事，联络站不会告诉你们庐山的聚会所在。”

“桑爷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在严刑迫供之下，铁打金剛也得吐实。”

金刀桑爷大惊失色，已听出口气不对，倏然站起，其余众人也变色起身，手按在刀把上准备动手。

“说！你们是何来路？”金刀桑爷沉喝。

红衣四妹冷冷一笑，神色冷然道：“我们乃是银剑白龙的死对头，小过节需当面结算。名号嘛，告诉你们并无不可，你听清了，免得忘记。浙西三妖的姐妹，我姓佟，其余的不必问啦。嘻嘻，这些人何为在大厅中躺下了？不像话。”

她脸上的神色本来够冷，但笑声一起，她像是换了一张脸孔，俏极媚极甜极。在她笑靥如花中，大厅中一阵乱，最先一声不哼往地下躺的人，是在两侧伺候的十数名大汉，像倒了不少木雕菩萨，砰然有声。

也在她狠狠发话中，金刀桑爷已经知道大事不好，当第一名大汉倒下时，几与“浙西三妖”四字同时出口。他不等红衣四妹说完，身形倏动，闪入内堂不见。

其余的人也不笨，先后屏住呼吸抽身向后厅门急掠，“浙

西三妖”四字似有无穷的震撼力，撼动着他们的神经，再不撤走怎受得了？

紫影疾闪，跟踪追入了内堂，华山紫凤的冷酷语音，在空间里震荡：“如果你们逃得了，枉死城早该没有枉死鬼了，留下啦！你们的性命该替银剑白龙卖了。”

所有的女人向四面八方飞掠，九支长剑洒出朵朵银花，中毒倒地的人一一了帐了，杀入了内院。

红衣四妹随华山紫凤进入了内堂，劈面碰上了六名精壮大汉。六大汉让过了金刀桑爷，向前挺刀急截。

金刀桑爷向里狂奔，一面大叫：“老伴，取我的金刀来。快，先吞下一颗辟毒丹。”

两女身形疾逾电闪，长剑矢矫如龙，冲入了人丛，神龙向两侧舞爪张牙，一冲之下，六大汉张着怪眼挨剑倒地。

这九个月来，她们的进境委实惊人，令人刮目相看，判若两人。大概是阴阳老怪发了狠，将绝学已倾囊传授给她们了，她们的剑上，已可注入神功绝学“摧枯大真力”，所以六把沉重的钢刀，根本禁受不起长剑的凌厉一击。

两人在刹那间，毙了六大汉，逼近至金刀桑爷的身后，眨眼即至，双方同时进入了穿堂。穿堂，这是介于大厅与后厅的所在，地方不大，光线也不充足，但陈设不多，正好动手。

红衣四妹追得最快，她发出一声银铃似的轻笑，身剑合一飞射而来，笑完叫：“纳命！你们一个也别想活。”

叫声中，长剑已到。

与桑爷同时逃出的另两名老人，知道已到了生死关头，脱身不易，拚啦！同时侧身，旋身，出袖，并肩大吼：“咱们拚

了！”

他们身上未带兵刃，大袖便是他们防身的武器，袖出罡风乍起，如山力道狂涌而出。

袖风一触剑尖，剑发龙吟，稍一震鸣，即突入罡风之中，红衣四妹以一敌二，毫无所惧，她叫：“好！混元气功，但救不了你们的命。”

叫声中，剑化点点寒星，左右分张，分袭两老人腰肋。

两老人挫身闪避，左右游走。左首老人刚用凶猛的掌力拍偏袭到的剑影，向左飘走。

飘得好，刚撞上了后到的华山紫凤。她右手长剑急指对方胸膛突入，左手剑诀微抬，叫：“躺下！”

老人双袖齐拂，斜拂剑影，沉声叫：“不见得……”

叫声未落，一枚肉眼难辨的细小紫影，已从华山紫凤的左手剑诀中飞出，从袖底空隙中一闪而入，从老人右胸侧没入体中不见，那是她的霸道暗器断魂毒针。

老人浑身一震，人向后略仰，哑声绝望地叫：“好贱……贱妇，你……好毒的……”

华山紫凤在对方大袖行将拂到的刹那间，剑急吞急吐，错过双袖，剑无情地刺入对方胸腹之间，厉声说，“你是银剑白龙的朋友，非死不可。”

剑突然一振，老人胸腹俱裂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仰面砰然倒地。

几乎是同一瞬间，红衣四妹一声轻笑，在刹那间刺了另一老人五剑之多，同时得手。

内厅人影疾闪，奔出十来名劲装打扮的女人，最先踏入

穿堂的，是一个皓首高大的老妇人，她右手中是一把冷电四射的长剑，左手是一把金光闪闪的沉重厚背金刀。人一露面，金刀已把前尖后飞出，叫：“接刀，让老娘收拾这些臭丫头。”

红衣四妹到了，她也叫：“老母狗，看谁收拾谁。”

两把长剑在刹那间挥出，“铮”一声脆鸣，火花四溅，老女人向右飘退，惊叫出声。

红衣四妹身形略挫，但立即闪电似的扑上，长剑化成一道长虹，一闪即至。

金刀桑爷接住金刀，眼角已瞥见老伴已陷绝地，一声怒啸，凶猛地反扑四妹身侧，刀发雷鸣，“刀劈华山”兜头便砍，他急啦！

红衣四妹不想与老女人同归于尽，人向侧闪，剑出“回头望月”，旋身狂野地从刀影中抢攻金刀桑爷脑袋。

华山紫凤恰好到了，她一声不吭，乘老女人身躯仍无法稳住的机会，鬼魅似的到了老女人的身后。穿堂中光线本就不够亮，华山紫凤的身法却迅捷绝伦，欺近至老女人身后，老女人仍浑如未觉。

老女人退势太急，身不由己，刹不住脚步，踉跄向后急退。

“哎……哟……”她叫，身形止住了，上身一仰，肚腹向前一挺。“咣”一声，手中长剑坠地，眼珠向上翻。她的肚腹前，露出尺长的一段剑尖，剑尖未沾丝毫血迹，夺目光华朦胧不清。

华山紫凤飞起一脚，将老女人的尸体踢倒，紫影一闪，她已进入了内院。

整座三进大庭院鬼哭神嚎，惨叫声惊心动魄。有些机伶鬼脚快，一看大事不妙，便拚老命往外窜，逃入了附近的树林。可是，外面林中还有五个更凶恶的女魔头，正分散在四方，逐个将逃出的人放翻在林内。



枯藤怪姥正点着山藤杖，从山上向下降，远远地，便听到下面传来的惨叫声，这个古怪的老大婆，一向不过向别人的闲事，听到惨叫声无动于衷，仍以不徐不疾的身法向下降。

接近至树林了，惨叫声已渐趋平静，她喃喃地自语道：“金刀桑老贼可能遭报了，他与寒风掌冷小辈乃是八拜之交，早年狼狈为奸，无所不为，该受报应的。”

正走间，突见前面白影一闪，一个白衣白裙的女人背影从林影中射出，刚好截住一名从草中钻出的青衣大汉。

“哎……”青衣大汉只轻叫一声，踉跄倒退丈余，仰面便倒，在地下蹬了两下腿，便寂然不动。

枯藤怪姥一怔，讶然忖道：“噢！这白衣女人的身法好快，功力之高，不在我之下，相距八尺，竟能一袖将人击毙，了得。看这女人的背影，年岁不会太大，武林中出了一位这么年轻的高手，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”

她一面想，仍一面沿小径向前飘掠，距白衣女的身后，只有三丈余了。

白衣女人将尸体踢入草丛，并不曾回过头，冷冷地说：“送死的来了，这条黄泉道上，你是第一个外来的孤鬼野魂，

来得好。”白衣女人说完，并未转身。

枯藤怪姥一怔，站住了，她额上的十字疤痕闪闪生光，怪眼连翻，心说：“这鬼女人可恶，她似乎认为我这庐山游客是桑家的客人，语气之狂傲，简直不可原谅。”

她心中是这般想，皱脸上泛起了杀机，重重地顿了顿山藤杖，怪叫道：“丫头，你在说谁？”

“说你。”白衣女人答。

声落，白影化一道轻烟，一飘即至，一双纤掌来一记“上下交征”，闪电似的攻到，身法之迅疾，骇人听闻。

枯藤怪姥经验老到，已经暗中准备应变，一声怪叫，山藤杖迎着来掌猛扫而出，立还颜色，山藤杖长有六尺，便于远攻，所以她不仅用不着闪避，反而踏进一步，单手挥杖扫出，十分凶猛，杖出风雷俱发，她已知道白衣女功臻化境，所以已用了全力。

白衣女正是石室蛇女，她已看出枯藤怪姥的身份，但为了灭口，她必须将对方放倒，所以明知对方是华山紫风的师父，仍放手抢攻，她的双掌已发出了摧枯大真力，要一举将枯藤怪姥给毙了。

双方皆用了全力，掌劲与杖风相接，“嘭嘭”两声爆响，左右的树枝残叶，被内劲相击时激起的劲风气流，震得飞舞不定。

人影在音爆声中倏然分开，石室蛇女屹立不动，裙袂飘飘，恍若仙子临风。

枯藤怪姥连退五步，讶然叫：“噢！你这丫头了不起。”

石室蛇女木无表情，一步步逼进，漠然地说：“过奖了。”

你也不弱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拔出了长剑，徐徐迫进，要动手啦！

枯藤怪姥双手运杖，严阵以待，沉声问：“能以一双肉掌硬接老身一杖，而且占尽上风，断非武林泛泛之流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，浙西三妖的大妖，石室蛇女武湘倩，你或许曾有过耳闻，不然不配称宇内六大怪物之一。”

枯藤怪姥吃了一惊，难怪对方敢用一双肉掌硬接自己的山藤杖，脸色一变，说：“原来是极乐谷的三妖。老身与武姑娘无怨无仇，为何骤然向老身动手？”

石室蛇女淡淡一笑道：“那该怪你自己，三妖行事之地，从不许外人进入，你来了，自该留下性命，以免泄漏三妖的行事。少废话了，用你的修为闯出生路吧！接招。”

喝声刚落，剑化千百道寒芒，风吼雷鸣，向枯藤怪姥狂风暴雨似的攻去。

枯藤怪姥豁出去了，大喝道：“老身自然要闯出一条生路来，打！”

两人就在林中小径中，展开了火辣辣的狠拼，山藤杖似若狂龙，八方进击，罡风雷动，狂野地抢攻。

怪！石室蛇女的长剑，反而没有进击前的凶猛，千百道寒芒乍隐，但见三五道淡淡芒影，灵蛇似的吞吐不定，从狂风也似的杖山空隙里出没无常，经常钻隙而入，突破了重重杖山，迫进至对方胸腹附近，身法像无形质的幽灵，虚无缥缈地从山杖的缝隙中渗入。

枯藤怪姥全力周旋，但突如其来的神奇剑影，常逼得她半途撤招自救，闪让变招，三照面各接五招之后，她已被逼得手忙与脚乱，招式遑出极为勉强了。

“着！着！”响起石室姹女的一声声冷喝，剑势逐步加快，愈攻愈凶猛，招式愈来愈神奇，裙袂飘扬间，人影愈来愈近，已进至对方身躯三五尺之内了。

枯藤怪姥愈打愈心惊，一代怪物与三妖相较，仍然棋差一着，山藤杖已失去远攻的威力，只能全力防守，守亦漏洞百出。

“噗噗”两声闷响，双刃相交两次，枯藤怪姥只感到从杖身传来的浑雄反震力，凶猛地直震内腑，两膀如受巨锤撞击，真气一阵浮动，硬生生被震退了两丈余。

“糟了！”她心中暗叫，山藤杖仍未收回，人未站稳，可是对方已如影随形追到，叱声入耳道：“你死期到了。”叱声传到，剑影已漫天彻地涌到。

正危急间，红影与紫影突现，传来华山紫凤的焦急叫唤声，声调不只焦急也包含祈求：“大姐姐，请手下留情。”

枯藤怪姥一面暴退，一面拚全力自救，山藤杖贴身推架，在间不容发中连错五剑，第六剑已从她的右方侵入，想沉杖推剑已不可能了，她自己还无法站稳身躯，即使想扭身闪避也力不从心，眼看要溅血剑下，华山紫凤的焦急叫声传到。

石室姹女心中一软，猛地向外撤剑。她对华山紫凤极为疼爱，不愿伤了小妹妹的心，剑向外撤，人已向左后方飞掠八尺外，身形倏止。

“嗤”一声厉啸传出，枯藤怪姥的右胸衣外侧，开了一条半尺长裂缝，幸而未伤皮肉。老太婆惊出一身汗，退出丈外站住了，脸上泛灰，额上大汗如雨，手中的山藤杖缓缓下垂怔在那儿。

紫影一闪即至，惊叫声又到：“师父……”随着叫声，华山紫凤匍伏在老太婆的脚前，伤心地放声大哭。

枯藤怪浑身激动得不住颤抖，伸出颤巍巍的左手，缓缓伸向华山紫凤的右肩，颤声叫：“孩子，真是你么？真是……”

她丢了山藤杖，突然将华山紫凤抱入怀中，轻唤道：“孩子，别哭，师父从未见你哭过，你定然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告诉师父吧，孩子。”

这时，所有的人全到了。阴阳老怪轻摇着她的团扇，徐徐发话道：“老太婆，你听我说，你的徒儿所受的委屈虽算不了什么，但怨恨难消，我，阴阳老怪孟重光，且将她的事对你细说重头，她今后的行止，如果你想伸手并无不可，但须听我妥为安排。走，且到天池山找地方憩息再说迟。”

一行人觅路直奔天池山，冉冉而去。



在大雷池水中，一叶扁舟载着君珂和碧瑶，船轻水急，顺流而下大江。

他俩一早离开鬼洲，泳向池岸，雇到一叶扁舟，向大江飞驰。

而十一艘大官船，已在凌晨进入了三省交界处的江面，驶向彭泽，向小孤山急航，风帆吃饱了风，浩浩荡荡鱼贯上航。

小舟到了望江县附近大雷口左岸。舱面，君珂和碧瑶并肩而坐，凝视着江面的点点帆影，两人脸上的神色皆带有淡

淡薄愁。

“小妹，你该在望江县上岸了。”君珂幽幽地说。

“我不走。”她坚决地拒绝。

“那怎成？”他苦笑地问。

“不管如何，我要和你并肩应付未来的劫难。”

“不成！”他斩钉截铁地断然拒绝，又道：“小妹，听愚兄的话，我不能让你卷入江湖凶杀的漩涡之中，绝不能让你随我涉险。小妹，我想拜托你替我办一件要事。”

“你，就是想遣我走。”她幽怨地答。

“小妹，我的心意希望你能明白、谅解。我请你走一趟湖广，禀明我爹爹，说彭恩公已出任施州卫指挥使，希望爹能在八月十五日之前赶到施州卫接替我的保护重责。请勿将我与青城炼气士的死约会说出，免得爹担心。”

姑娘听他说完，心中暗自沉吟，忖道：“距会期还有五个多月，我何不先到湖广将经过告诉他爹爹？跟着他成不了事，他太过固执，定然单人只剑跑到青城应约，怎成？我得设法通知四明怪客和银河钓翁王老爷子才行，为他尽一分心力。”

她心中打定了主意，便说：“好吧，我将尽所能替你传信传到。你只身行走江湖，江湖波诡云谲、处处凶险，希望你多加小心珍摄。”

“小妹，谢谢你的关注。”

小舟在望江码头靠岸，两人依依惜别。姑娘泪洒胸襟，一声哽咽的珍重，忍住心头哀伤，洒开大步走了。

君珂的小舟重新上航，驶向彭泽县。

距彭泽一百二十里，马当山横枕大江，江风被山所阻，形

成猛烈的回风，波浪汹涌。小舟下了帆，在汹涌的波涛中，猛烈地颠簸不定，十分凶险。

刚绕过山嘴，便看到上游远处，波涛澎湃之中，五条中型货船在互相以全速相撞，人影飞腾杀声如雷。惨叫声惊心动魄。

君珂一眼便看出那是水上英雄在拚老命，便向船伙计叫：“靠岸，先避一避。”

、 五名船伙计早惊得心胆俱裂，不用叫，已经将船向南岸拚命靠。在这儿向左一绕，风浪虽猛但水位高，倒还容易操桨。

小舟在风浪中飘摇，江水将舱面全溅湿了，好不容易到了岸旁，众人全喘过一口大气。

官道从马当山的南面穿过，在这儿靠江边向南一折。真巧，官道上出现了两个人影。

小舟距岸不过十来尺，君珂眼尖，一眼便看出两人正是独剑擎天和双尾蝎师徒俩。

双尾蝎眼力也够高明，已看出舱面上的少年是君珂，倏然止步叫：“林老弟，别来无恙。”

君珂也亮声叫：“是立晖兄和冯老前辈么？小可刚由雷池电洲来。”

“哦！林兄是救那两位姑娘么？”

“正是。两位池州的事怎样了？”

“免崽子们都溜了，正点子正和银剑白龙的手下沿途拚命，热闹着哩。长江三蛟的大蛟翻江神蛟于子飞，在东流江面失风，阴沟里翻船，死了上百条好汉，黑龙帮的狗东西，也

死伤上百之多。”

“他们为何要黑吃黑？”君珂讶然问。

“唉！你不知道？”

“小可一概不知，立晖兄可否见告？”

“他们是为了从池州上航的十一艘官船上的油水，以致水火不容。林兄，如果看兴，何不前往开开眼界？”

“说是为了十一艘官船，君珂吃了一惊，急问道：“他们要在何处下手？”

“在九江下游桑落洲附近，官船约在五更初到迷那儿。”

“糟！来不及了。”君珂变色地叫

“来不及，如果坐船，自然太慢，从这儿走陆路，四更天便可赶到九江府。

君珂猛然醒悟，向船伙计大叫：“靠岸，快。”

小舟迅疾地驶向岸旁，相距五六丈，君珂已飞跃登岸，向独剑擎天遥遥行礼，说：“小可先走一步，恕罪。”

声落，人如星飞电射，旋即远出二三十丈外去了。

独剑擎天一惊说：“立晖，这小伙子的轻功造诣超凡入圣，可怕。”

“师父，他如不与我们为敌，并不可怕。”立晖信口答。

“他来去匆匆，不知有何要事待办？费解。”

“也许也是为了十一艘官船哩。”

“废话，这小伙子不是这种人，我们追。”

说追便追，师徒俩劲矢离弦，放开脚程全力急赶，可是愈赶愈远，三五里之后，前面已看不到君珂的背影了。师徒俩愈追愈心惊，疑君珂的造诣镇住了。



九江府城中，群雄毕集，江湖朋友闻风而至，双方的朋友也蜂涌而来。

可是，银剑白龙却在桑落洲旁一艘大船中养伤，不在九江府，在九江府接待朋友的人，是他的父亲寒风掌冷沛年，和千手如来的拜弟黑虎陶高。

黑虎陶高乃是九江三姓的大族之一。祖居牯牛岭北面。早年李胡子在荆襄造反，这家伙便是穷凶恶极的巨盗和帮凶，李胡子败亡，他溜得快，幸而逃得性命，躲在家中纳福避祸。

黑虎陶高与金刀桑爷忝在近邻，双方交情深厚，加以金刀桑爷与寒风掌有八拜的交情，而且寒风掌目下是千手如来手下的红人，有他两人出面，大事定矣。

牯牛岭陶家的接待处所，负责迎送江湖中一等一的好汉，所以十分秘密。浙西三妖虽则神通广大，仍未能将黑虎的巢穴找出。

浙西三妖心狠手辣，办起事来十分周密，干得干净俐落，不留半个活口。九江府附近接二连三发生离奇血案，尸骨全被化尸毒所毁，银剑白龙所安排下的密窟，先后被连根拔除。由于与黑龙帮正式翻脸冲突，先前尚怀疑是黑龙帮所下的毒手。可是欲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血案发生前，附近的人皆发现有各式打扮的诡异女人，在血案发生处左近出没，血案发生后，那些女人却又踪迹不见。在老江湖加以合理的假设和揣测下，那些鬼女人不无嫌疑，可是真要找那些古怪女

人的行踪，却又音讯毫无，平白在九江府消失，大概早已鸿飞冥冥了。

她们真消失了么？没有，她们神出鬼没，已经秘密地到了桑落洲附近了。

桑落洲下游附近，早年本有九条河道，可是目下已有三条河道淤塞，只剩下六条了，另三条有一条仍有水迹，其余两条已变沧海为桑田，毫无痕迹可寻啦！

在桑落洲附近，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，藏匿在枯苇之中，如不进入搜查，是无法找到船只的，枯苇太深了。

从九江府到池州，全程五百八十里，水陆两路风雨飘摇，血腥处处，双方的兵已大量涌到，第三势力亦渗入从中取利，血案此起彼落。

十一艘大官船扬帆上航，船行似箭，昼夜兼程，入暮时分驶入湖口县界。

二更正，官船浩浩荡荡越过彭蠡湖口，向桑落洲左侧航道驶去，比预定航程时辰，提前了一个更次。

在十一艘大官船之后，三艘轻快的木船紧跟不舍，插了五支几臂粗的大香，燃烧得极旺，灯杆上，一盏白色的夜航灯高悬桅顶，还多了一盏与众不同的红色气死风灯，在夜幕中不住摇曳。

前六艘大船，是王知府的宝舟。按理，彭胜安的官比知府大，他的船该走在前面。但彭胜安为人随和，朝廷重文轻武，他客气，让王知府先行，王知府到四川就任，水程远嘛。

正走间，第四艘大船左右两舷，传出一些轻微水响，五个赤条条的人影，已壁虎似的爬上了舷板，闪入舱壁暗影中。